

成

交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袁

奕

著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The deal: Survival is the biggest success



不死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越平常想象的商场生存手腕，令人恍然大悟的私家销售秘诀！



花山文艺出版社

成交

袁

奕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交/袁奕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80755-715-9

I. 成…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0809 号

作 者:袁 奕

责任编辑:李 伟 张亚鹏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com

印 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12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715-9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在劫难逃

电话声霹雳一样响了，田青猛地掀开眼罩，抓起手机看都没看：“喂，谁啊？”“我林沫啊，你在哪？晚上见一面，我的股票又跌了！”

“我在 D9 火车上。”

“哦，那算了，拜！”啪的一声，林沫匆忙地挂断了电话。

田青坐起来，深呼吸了一口气，看了看表，发现快到列车进站的时间了。

想到林沫刚才的表现，田青抿嘴一笑，她知道林沫生气了，而且过不了半小时就会忘掉。林沫炒股，爱谈股票，每谈及此，田青就显得很无奈，于是，林沫就会用说过千百遍的“除了做销售你还会什么！”的话来回击她。想想也是，自己学了四年中文，却做了销售，最先在海尼做了几年机械业的销售，尔后又拖着疲惫的身躯，进了方兴未艾的安防业，一干就再没停下过，每月不停在各个城市间穿梭来回，和无数个工矿、工程、金融、房地产开发商进行无止休的交涉。

这一次出差，田青是颗粒无收，抛开同事的闲言碎语不说，自己对自己都无法交代。出了火车站，她没有打车，就直接进了地铁，此刻，她需要多一些的时间来思考。

北京的桑拿天，太阳干烤着黝黑的柏油路，令路上行人的表情怎么也优雅不起来。田青疲惫地拉着一个白铝皮箱出了地铁，站在太阳底下等候过往的出租车，并时不时腾出一只手，拽一下在火车上被压褶皱的衬衫。德胜门地铁附近一如既往的人多车多，只不过地面比以前更加干净了，因为马上就要奥运了。田青知道，自己是愿意回到这个红墙碧瓦的古老都市的，它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容纳着一千二百多万的外地人口，五百多万本地人口，三百五十多万辆车，仅五环内就有二百一十一座立交桥，五十九所大学，一百六十九个公园，而自己就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

还没拦到车电话就响了，一看是技术部李堃，就接了起来。

“李堃，我刚出地铁。”

李堃很沉闷地说：“你还是先来公司吧，我调离到总部，明天上午的飞机！”

听到李堃调离的消息，田青急切地问道：“什么？你回总部？为什么这么急？去年让你和艾文一起回你都拒绝了，是不是你和刁志勇闹翻了？”

田青发出一连串质疑后，李堃很平静地说：“这事我也是刚接到通知，一会儿刁志勇会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公司的，我现在吸烟室，不方便多说，先挂了。”听到嘟嘟的挂断声音后，田青不解地收起了电话，怎么也捉摸不透李堃语无伦次的话，本来是要回家的，看来现在要变方向了。

北京的周二下午五点钟，下班的高峰期如约而至，如李堃所料，销售部的总监刁志勇很快就来了电话：“田青，到北京了吧？”

田青温和地说：“是，我在回公司的路上。”

刁志勇随即说：“正好想让你来公司的，辛苦了。”

田青缓慢地说：“您客气，半小时到。”

刁志勇感觉到田青似乎已经知道了，便疑惑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田青故作疑态仍慢悠悠地说：“知道什么？”

“哦！”刁志勇沉吟了一下，“没事，回来再说。”

刁志勇啪地挂了电话，田青知道刁志勇在质疑什么，去年总部一个主管经理调李堃和艾文回去，艾文乐呵呵回总部企划部了，李堃却拒绝了，

现在怎么突然说走就走呢？出租车还没到红绿灯就开始堵了，车上正播放着《北京欢迎你》，田青抱着双臂思索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自己刚去沈阳出差几天，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耗在与客户的洽谈和吃喝应酬上，如果有事情，销售部的助理晓琳会第一个通风报信，海外部的程睿扬也会告诉自己，她们是不会暗藏秘密的！看来这事早就暗箱操作了，好你个李堃，口风挺紧的啊！唉，人言可畏啊！出租车司机瞧了瞧田青紧抱的双臂：“小姐，您要是冷的话，我把空调开小点。”田青回过神，这才意识到自己抱着双臂呢。

田青笑笑把手臂放下：“没关系，我在思考问题。”

回到公司楼下，一进电梯，田青就碰到了经常去收送快递的山东小伙子小侯，正大箱小箱地提东西，小侯黝黑的脸上挤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笑着打招呼：“田小姐，又出差了？”

田青笑笑说：“你好，小侯，我刚回来，你还挺忙的，这几天晒黑了！”

小侯憨憨地笑了：“嘿嘿，黑点好，结实。”

田青点头微微一笑。

小侯用胳膊擦了一下头上的汗，突然想起了什么，说：“田小姐，给你送了好几个快递在前台，别忘记拿！”

田青又冲他笑笑说：“好，谢谢！”

小侯到十层下了，田青按了电梯继续，在电梯的镜子里，田青看到自己疲惫的脸，捋了捋头发束在胸前。

电梯门一开，入眼的就是磨砂玻璃板上一行醒目大字——“大安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两年前，大安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就大张旗鼓地用二十亿收购了智天电子、广东新安电子、深圳恒电科技、奇拓机电、北京业兴科技、深圳立达科技、武汉安视、苏州鹏展等大型生产和工程公司，这是安防业内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并购，同年，大安中国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田青所在的立达科技，是最早的一批安防企业，被收购后，董事长梁显锋被任命为大安的高管，销售人员和技术人员等也随之并入了大安（中国），田

青也在此时被录用为销售人员。

前台粤粤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班，一个中年人正坐在休息区看着粤粤，田青笑着打了声招呼，中年人是粤粤的爸爸，每天这个时候他都会来接女儿下班。粤粤喜笑颜开地帮田青刷了卡把门推开，然后把一沓厚厚的快递塞给了她。

田青说了声谢谢就向自己的部门走去，庞大的办公室内，传来说话声、手机铃声、电话铃声、传真机声、大型复印机嗒嗒声，以及开关抽屉、翻资料、电脑、风扇以及各种交错杂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每天早上八点半重复响起，下午的六点半停止，同时也伴随着一批新员工就职，一批老员工离职，反反复复，不同的脸，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工作方式和氛围从来都没有变过。

田青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虽然自己一个星期不在，但是桌子被保洁打扫得很干净，她看了看李堃，正在电脑键盘上敲着字的李堃也抬头看了一眼田青，随即又低下了头。田青明确地感觉到李堃离开的消息目前只有刁总监和自己知道，一个华北区的技术主力调走，竟然这么神秘。田青放下东西，简单整理了资料转身向刁志勇的办公室走去。

田青敲了两下门就进去了。

“辛苦，坐吧！”刁志勇很客气地一伸手，带着微微的笑容，但又很快冰冷地凝固起来。

田青笑笑坐下：“我先给您汇报一下我这几天跟客户的洽谈情况。”

刁志勇一摆手示意免了，接着很怨愤地说：“总部把李堃调回深圳，明天起程，我想凭你和李堃的关系应该先知道了。”

田青没应声，只是双眼看着眼前的刁志勇，刁志勇叹息着说：“真让我震惊！李堃好歹是我们华北区的技术主力，华北区啊！什么概念！不是一个超级市场需要一个电工那么简单！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应对北方这么大的市场技术难题，这事情太出乎我的预料了！”此刻的刁志勇气愤得快把牙齿咬碎，紧紧攥着拳头，满心的不悦都显露在脸上。

田青平和地说：“他调离，我更是吃惊不已！”

“哦？！”刁志勇诧异地看着田青。田青不知道刁志勇的意图，心里思

量着刁志勇是真的怕失去一个主力，还是得意呢？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刁总监和李堃就是暗里斗，确切地说刁志勇想摆布所有的人。同一批进公司的元老，刁志勇当了销售总监，李堃即便是技术部的老大，什么事情也要听刁志勇的，李堃现在走了没有对手了，岂不是更好，刁志勇何必演戏给自己呢？大家在一起共事也有两年了，谁都知道刁志勇的秉性，开会的时候从来不争吵，只要私下在办公室商讨业务上的事，刁志勇和李堃就会劈头盖脸地指责对方，可是今天刁志勇一改往日的风格，也尤其的客套，让田青有些不安。

刁志勇一副很伤感的样子，叹口气说：“晚上大家聚聚，给他送个行！”

田青点头。要说最失望的应该是田青，李堃和自己是老搭档，共事这么久谁也没有离开过谁，而且每一个季度数字都是可喜可贺的，平日里大家都说田青和李堃关系不一般，但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是同事，像朋友一样的同事。而今这么大的事情，李堃说都没说一声，就突然要返回总部了，大安内部每一次风吹草动都是有来头的，自己要尽量保持沉默，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刁志勇一看，田青一句吃惊之后没有下文了，不想勉为其难。他看了看田青的此行相关报告和资料，点了点头说：“这些事情你找技术部和研发部门沟通协商一下，看有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法。”刁志勇把资料还给田青，田青出了他的办公室，突然觉得有种惘然若失，这个报告对于刁志勇来说目前是无关紧要了。看得出刁志勇对李堃的调离也不那么轻松，或许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是什么田青也猜不透。

田青转身拐进海外部，轻轻走到程睿扬的身后，伸手拍了一下她。

程睿扬从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到了北京，扎根安防业，在海外部做销售也有三年的光景了，她是唯一一个海外部跟随领导参加拉斯维加斯全球著名的美国国际保安产品展览会的销售人员，不仅业绩做得突出，人也出众，相貌好像一米七出头的个子，被客户称为最有感染力的女销售。

“Sweet, you come back?”程睿扬站起来亲昵地拉着田青。

“业绩怎么样？”田青问了一句。

“唉！”程睿扬耸了耸肩膀无奈地说，“国外销量受金融危机影响越来越

越差，压力相当大，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消遣去？”

田青脱口而出：“有人请吃饭了。”

程睿扬纳闷地问：“嗯？”

“我们刁总监请。”

程睿扬冷笑地说：“太阳打哪边出的？”

“西边！”田青又认真地说，“李堃要走了！”

“啊？”程睿扬惊讶地看着田青。

田青一摆手示意程睿扬小点声，她在程睿扬的耳边耳语道：“调回总部了！”

程睿扬惊讶地点点头，又诡异地吐了吐舌头问：“舍不得？”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田青瞥了程睿扬一眼。

程睿扬失望地说：“完了，彻底完了，我们‘三巨头’的称号就要解散了，想当初国内有你，海外有我，技术靠李堃，响当当地做着华北三巨头，这下算完了！”

田青看看她把食指竖在双唇上轻轻摇摇头，转身绕回自己的座位上。

下班前，晓琳转达了刁志勇的电话通知，开例会，大家伙都不高兴，一个个不情愿地往会议室里走，坐下后，刁志勇扫了扫大家的状态：“怎么？都不高兴是吧？”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大气，也不知道刁志勇犯什么毛病，说话就跟吃了火药一样。

“两件事要说，第一件事，本季度我们部门的业绩被高福的部门甩下去了，不用我给大家亮红灯吧，连萧洁的业绩都猛增，你们自己要心中有数，个别同志要抓紧出单！公司不白养人。第二件事，明天李堃调离北京机构，回总部就任，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羡慕别人没有用，要干出来才行！”

刁志勇的第二件事在众人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家伙都傻愣愣地互相看。

“恕我直言，我为此表示遗憾，这几年来，我和李堃的合作都是愉快的，互相协助至今，我想说我们整个部门都是和谐的，有力量的，没有人能击垮我们！”刁志勇激情地讲了几句话，环顾了一下自己的下属，大家这

才开始参差不齐地响起掌声。

“今天晚上我请客，给李堃送行，会议结束。”刁志勇站起来高傲地一转身推门出去了，玻璃门摇晃了两下停在原来的位置，所有的人都开始七嘴八舌地一边盘问李堃一边走出会议室。

“行啊，李堃，口风够紧的啊！”江林略带嘲笑地说，“高升了啊，以后别忘了也罩着哥们几点，有好机会也给咱打个电话，别重色轻友啊！”江林说完看看田青，田青知道这话分明有所指，当做没听见，把快递拆开一个个仔细地翻看。

李堃木讷的表情上多了一点憨笑：“我也不知道，是上边的工作安排。”大家又都看着田青，田青只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把资料放进抽屉，把钥匙抽出来顺手放进包里，大家一看，从田青那也看不出什么，就都嘀咕着回自己位子上收拾东西准备去餐厅吃送行饭。

系统集成二部总监办公室传来王优璇厉声厉色的责骂声，她正在呵斥她的助理，透过大玻璃每个人都看到她把手上的资料摔在了助理面前，这位大小姐的办公室从来都没有消停过，从她坐上这个总监的位置，助理已经换了两个，晓琳一边看一边说：“幸好我没做她的助理，否则死定了！”

旁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你现在也没好到哪去！”

晓琳瞥了一眼：“至少还没被踢出去。”

大家伙听完这句话不由得大笑起来。

下了班大家收拾后去打卡，下楼出大厦向饭店走去，程睿扬挎着田青的胳膊走在最后边，李堃回头看了看田青和程睿扬又迅速转回头在前边走，田青和程睿扬相互看看谁也没说话。

吃饭的包厢里热热闹闹地给李堃送行，江林掠过所有的同事，瞥着田青，心想李堃的走无疑是削弱田青的技术力量，后路断了，我看你还耀武扬威得了吗，你不是勤奋吗，我倒要好好折腾折腾你，我江林给你颜色的时候到了，等着瞧吧！新来的小业务和助理们一个劲地敬酒说“李堃高就了可别忘记兄弟姐妹们”，只有田青和刁志勇拿着手里的酒杯，手指在杯子上挪动，目光游离在酒桌之外，各有所思，李堃最后醉了，是被小业务摇晃着架上出租车的，关于他调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说清楚，明天就走了，

而就在回来的这几个小时，他什么也没说，田青深深地叹了口气向大路走去。

明天是周六了，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田青却失眠了，这是李堃突然调离造成的神经刺激，她摁了一下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她索性开灯坐起来，打开电脑，随意地浏览着网页，打开邮箱，输入了密码，心一下怦怦地跳了起来，一封李堃今天下班前发给她的邮件赫然在目！内容大概说：田青，抱歉没告诉你，有人早在一个月前就申请将我调回，作为朋友，我要告诉你，小心刁志勇和江林，不要硬碰硬，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个时机申请去别的部门吧，总裁秘书肖敏透露整合第二拨马上就到刁志勇部门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多保重！

田青此时觉得更加惆怅了，沈阳一行的业务洽谈的很艰难，为了这笔订单自己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万万没想到，第一个先拆自己后台的就是李堃，他走了，技术也就没了着落了。可是人往高处走，自己只是李堃的同事怎么能左右别人的选择呢，她坐在床上惴惴不安，公司定下了很大的任务，作为业务部的主力，她有些力不从心，而公司内部还总有突发事件，两个月前总部一张传真过来，一个部门就被砍掉了，一些人不情愿地被分到了子公司，一些人拿了补偿金另辟蹊径，大家都耳濡目染了一些事情，许多人就乱了方寸。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年一开始，大安中国在海外的股票急速下跌，如果国内没有业绩，用不了多久被砍头的也许就是自己。

如今的安防业，已今非昔比，产品的竞争已呈恶性循环状，一些企业争分夺秒的推陈出新，一些企业坐享其成等着 OEM，就在同时，北京、深圳、广州、上海这样的一级城市，一夜之间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安防销售公司成立，展开产品价格和服务的争夺战，这样的正面攻击对于立达就是一种威胁。一个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引进国外技术研发生产的老企业走到今天，品牌的知名度和利润在一年年逐步下滑，自从去年被大安中国以高额收购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才扭转局面，每一个在立达工作过的元老并到大安来都期待着公司加快步伐完善起来，田青仰在床上，把一本杂志翻来翻去，翻到自己疲惫地睡去。

太阳像个大灯笼挂在窗外的时候田青醒来了，她打开音响，翻开 CD 盒把一张贝多芬的专辑放进去，《G 大调小提琴浪漫曲》《悲怆》《月光》《英雄》《命运》《欢乐颂》这些轻柔流畅的音乐向来是田青喜欢的感觉，从洗脸刷牙到吃早点接着洗衣服，整整一个上午这些轻柔舒缓的旋律就这样循环地回旋着，田青在房间里穿行着，从卫生间穿过卧室再到阳台，再从阳台穿过卧室返回到卫生间，阳台上挂满了衣服，这些衣服在不定的某个时间会随自己去另外一个城市，一些是在公共场合穿的，另外一些是很随便的休闲装，她哼着音乐挂上最后一件衣服之后痛快地伸了一个懒腰，端起一杯白开水大口咕噜咕噜地喝着。对于她来讲这样的日子是不多的，听音乐，收拾房间，下厨房，看书，这样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很奢侈，也知道这个年纪还不是享受的时候。

门铃响了，从猫眼一看是物业公司的人，打开门，物业的人拿着工具箱说检查水表和煤气，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喋喋不休地说田青家里总是没人，田青说一直出差，物业的师傅直接进了厨房，查看了水表和煤气，像模像样地拧了拧，没什么问题，记事本上勾勾画画，最后让田青签了个字便离开了。

李堃打来电话大概是下午了，田青正在行业网站里搜资料。

“田青，在干吗？”

“我在网上看 NBA 比赛。”田青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撒谎装作很悠闲。

“哦，我刚下飞机，在大巴车上。”

“还顺利吧，没遇到气流吧？”

“还好，我睡着了。”

大概有近十秒钟的时间，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一下子尴尬起来，最后还是田青说了：“李堃，你发的邮件我昨天晚上睡前看了，谢谢你！”

“田青，你那些技术方案我暂时还会抽时间帮你做的，遗留的产品技术问题我会在这边申请尽快处理，但……嗯……你不要太忙了，公司变动大，别到头来你自己也觉得是挑土填井了。”

“嗯，我知道，多谢！”一说多谢田青突然觉得他们开始有些生疏了。

“好，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好，保持联络！”

就这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挂了电话，田青有些失落，思绪一下飘到了当初来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业务部太忙，刁志勇只给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没有详细地介绍同事，也只是给了田青一份内部联络电子表格，第一天，熟悉产品，第二天，就有问题出来了，问谁？只有技术部的人会，她就跑到了李堃的桌子边，很响亮地叫李堃的名字：“李堃，打扰一下，我想问你一些问题。”那天李堃很热情地帮助了田青，后来田青和李堃成了搭档，李堃说，堃这个字很少有人认识，它是个繁体字，可是田青叫得很响亮，不知道为什么打心眼里对田青就会另眼相看。李堃年过三十，学弱电出身，不爱言谈，长相不出众，平时说话慢腾腾，但人缘很好，公司上上下下都跟他不错，就连熟悉的客户也偶尔夸上他两句，如今他调离了，公司技术部没有主力了，田青觉得对自己这是个突然袭击，可是自己没有任何权利去干涉别人的事，只是心里空荡荡的。

田青给林沫打了个电话。

“田青，我在酒店陪客户吃饭，你等下我出来说。”林沫拿着手机到了门外。

田青看了看表：“都几点了，你还在酒店，是不是喝酒了？”

林沫含糊着说：“放心吧，没事，我吃了解酒的药，我们领导说了，这个客户搞不定，我今年奖金就没了。”

田青觉得林沫这是在玩命，训斥她说：“那也不能和自己身体过不去啊！”

林沫嘿嘿一笑：“没事，我再不多挣点，我喝西北风去啊！”林沫突然叹了一口气说：“今年股票跌幅太大，我的股全套牢了，当初如果我听你的，也许现在就不会这么拼命了。”

田青一听到股票的话题在耳外乱窜就不耐烦，本来还想和林沫絮叨一些关于公司的事儿，可是林沫像着了魔似的说着股市，估计没少喝，心里还是担忧了起来，毕竟两个人从高中到大学都住在一个宿舍，一同从中文系毕业，一同选择进入了IT业，林沫在软件圈里混得有头有脸，但几年耗下来人也憔悴了许多。

“林沫，你少喝点注意身体，我还有方案要做，先挂了。”

“好，青，回头我给你讲今天喝酒人家讲的笑话。”

“好好好，先挂了。”田青急不可待地挂了手机。

打开邮箱，逐个查看了一下邮件，公司的邮件重点标记，修改了一下，转发给业务助理晓琳，按照客户所提的需求把方案做好，虽然是轻车熟路但也耗费了两小时的时间，右肩膀的疼痛信号告诉她不得不停下来，田青伸了个懒腰，关上了电脑。

周日上午，田青赶往亚运村，她的前任老板曹微就在这幢楼里，每逢周末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来这里。保姆把她请进房间，她走到床前，眼前的曹微露出淡淡的微笑，田青一边讲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一边轻轻地按摩着曹微的胳膊，失语的曹微总是淡淡地冲她微笑，然后安静地睡去，看着她睡去，田青才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转身离开曹微的家。

刁志勇和江林坐在后海的小酒吧里，两个人慵懒地靠在沙发上，刁志勇一边吐着烟圈一边思考着公司上上下下的事情，江林则拿着酒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酒吧里一扭一晃的时尚达人们，直到刁志勇踢了他一脚，他才转过头来。

刁志勇瞥了一眼江林：“我让你出来可不是让你看她们的。”

江林嘿嘿笑了：“我又不是你，家有仙妻，你说我听着！”

刁志勇皱了一下眉头：“上边把李莛调走了，不会也把田青调走了吧？”

江林冷笑了一下：“那不正好，省得你动手了。”

刁志勇冷冷地说：“你懂什么？田青现在业绩还不错，一个人的业绩等于三个新人的业绩，她现在走了我们的整体业绩立刻下滑，那我们还不得全军覆没啊！”

江林不明白地问：“你最近不是一直说想把田青踢出去吗？”

刁志勇点点头说：“你说得没错，我是想让她消失，我说的是让她留下资源离开大安，给她找个替身来分她的资源，但是我不希望她被派到总部去，你可要知道去了总部她可就发光了，那等于是骑在咱脖子上了。”

江林一挑大指说：“高！我看你不如把她派到办事处去，那样她就可以独揽重任了，给她一个办事处负责人的头衔，这也能让上级领导看到你在提携她，这边的资源她也就甘愿奉献了。”

刁志勇却担忧地摇摇头：“要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早就动手了，我相信我如果那样做的话，会有上层领导为她打抱不平的，田青进大安两年多了，虽然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但是她比任何人都努力，努力得让人生畏，她可以做一个非常漂亮的方案书，让客户青睐，她可以一个人拿下一个大订单，让所有同事都震惊，从她每个月的业绩表里分析，都能很清晰地看到，她十分谨慎地操作着自己的进度，她善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布局，是不能将她赶出去的。”

江林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刁志勇，点头说：“那就逼她上梁山，让她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关键时刻再断了她的后路，到时候她自己找不下去了，自然就会走了。”

刁志勇点头同意：“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们得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像这次李堃走，我一点预感和预测都没有！”

江林担忧起来：“看来我们得早点下手了！”

刁志勇看着江林脸上露出的表情，心想只要江林能去侵扰田青，自己就能省一份力气去应付其他变幻莫测的变动。想着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和销售人员给他捧回的订单，刁志勇一仰脖把半杯酒喝了进去，然后他大声地说：“这就是我要的味道！”

会议室所有人均到齐，但谁都不愿意离刁志勇更近一点，部门内部的平静只是一种掩饰，谁都感觉到了刁志勇的反常，他坐在会议桌的最中间，渐渐地沉下脸，一股浓浓的火药味近乎到要爆炸了，他把手上的业绩表颠来倒去地看了几遍，最后开始审视每一个人，从李堃被调走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他所有的怒火都转变为一种带刺的语言，似乎要穿透在场的每一个人。

田青抑制着自己的情绪，今天的早会让她有些愤怒，刁志勇不仅仅是在吹毛求疵，而是在进一步地打压自己，自己掌控的范围内，天津代理商

大吴的整体业绩一直保持得很好，内蒙古大客户郝建这两年订单也没少下，北京也有几家相对稳定的客户一直维护得很好，可惜刁志勇还是不依不饶地找碴。

田青忍着心里的不情愿，说：“北京瑞科上个月的订单这几天就可以去签合同了，这笔订单进来，我的这个月业绩是没问题的，所以请刁总监放心。”

刁志勇严厉地追问：“要把时间再紧缩一下，今天能签的决不能明天去签，一个月上二十几天班，刨去出差在路上，还有多少时间能利用上啊？”

田青知道刁志勇一向喜欢装腔作势，只好点头回答：“我会尽快的！”

刁志勇目光凌厉地说：“不行，要把几天变成今天，或者明天，后天要去其他的客户那。”

大家都沉默不语，田青一边听着一边摘下自己的手表，从左手移到右手上，这是她很久以来惯用的一种方式，改变手表的环境来改变自己的状态，扣紧后，她抬头看看刁志勇，这个人不值得自己去焦虑。

刁志勇轮番说完了之后，估计是有些累了，他干渴地喝了几口水，没有人驳斥他，他觉得自己的一番话都可以写进企业文化了。

频繁地开例会，大家伙有点吃不消，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是嘴上谁也不敢多说什么，刁志勇也愈来愈嚣张，人总是在椅子上晃来晃去，会议期间激动之处，还时不时拍两下桌子，以示督促大家积极工作提高业绩。他的话总是不会有更新，大家都觉得腻味，最后才把话题落到他身边正襟危坐的小伙子身上。

他叫修强，一直在办事处工作，调回北京接手技术部的事，修强简单作了自我介绍，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些自己的技术知识和案例简单阐述了一下，大家形式上鼓掌欢迎新同事。

田青发现业务江林一直在发信息，在桌子底下手就没停过，这小子来了业务部这么久了，单子没签几个，麻烦倒是没给大家伙少添，整天游手好闲的，据说是上边领导安排过来的关系户，刁志勇对他的业务从不苛求，但是他总是拖销售部的后腿。

例会结束后，田青走到修强面前：“修强，认识一下，我叫田青，可能

以后需要你协助的地方很多，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修强站起来笑：“田青，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刚来公司那会儿在总部开会我们还一个组作产品上市前的讨论了呢。”

田青脸一红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两年前的事：“不好意思，那时候一心扑在培训上了，两年没见，我真认不出了。”

“你那时候不怎么说话，不过后来我听说你业绩做得不错的。”

“哪里啊，今年的业绩飞流直下，李堃离职后我更是四面楚歌。”

“别泄气，我全力支持。”

“那多谢啦！”

“你看你客气的，不过我可没有李堃能力强，有事我们大家一起扛吧。”

“李堃有他的长处，你有你的优点嘛。”

“不一样，听说你和李堃还有程睿扬是北京的‘铁三角’？”

“嗨，修强，你还门清，是不是来京报到都探听了？”

“你别介意啊！”

田青微笑不想再闲谈下去：“言重了，开工吧。”

两个人在会议室客气了几句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中午吃饭，田青没什么胃口，程睿扬问了一句：“干吗愁眉苦脸的？是不是因为今天会上刁志勇说了几句就吃不下了，他说的话，你就当空气就行了，还真往心里去。”

田青摇摇头说：“这些办公室政治我从来都不感兴趣，躲得越远越好，被这些事情纠缠进去的人有几个能作出好成绩的。”

程睿扬瞥了她一眼：“我有个好办法，你去高福的部门，你和萧洁交换啊，从一开始你们就阴差阳错了，要我看高福和刁志勇一准乐意这样，再说高福对你印象不错，刁志勇又喜欢萧洁任他摆布。”

田青拿着勺子在饭盒上敲了两下：“喂，小姐，你做白日梦呢，看童话看多了，这可是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你以为过家家呢！”

程睿扬咽了一口饭说：“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大家私底下都这么说，刁志勇现在极其反常，我看他好像要对你下手了，玩游戏也有玩够的